



随笔

抓蟹

张建春

退潮,我们带孙子上上去海边抓蟹,抓沙蟹,抓寄居蟹。蟹躲在礁石和浅水坑里,潮退得猛,蟹没能跟上汹涌的潮,退进海的深处,丢了下来,成了名副其实的留守者。实际上也不完全如此,礁石和滩涂本来就是蟹的家园、耕种地,没入海水,随潮涨潮落,只不过是蟹子在作场激情旅游。

抓蟹,我们闯进了蟹的家园。礁石被海浪冲击得奇形怪状,上面布满了贝和螺吸附的痕迹。也就在礁石和礁石之间,留下了一汪汪浅浅的海水。浅浅的海水,礁石间的隙缝,构建了蟹的家园,当然也是些螺和贝的家园。

上上一心只想抓蟹,备了钳子之类,准备伸过礁石的缝隙钳夹蟹子。上上信心满满,说是要抓几只“大货”,看过网上赶海的短视频抓蟹,上上的手怕早就痒痒了。

我们去得早,海边人少,潮水依然在退却中。海水退去,礁石露出真面目,美丽或狰狞都和海岸连接得紧紧的。上上和我们走进了礁石,礁石硌脚,得穿鞋子,否则容易受伤。不难发现,礁石间浅浅的水中有动静,水清澈看得明白,是一粒粒麦粒般大小的鱼,动作极快,在浅水中游来游去,手还没伸过去,早跑得没影子了。上上发现了寄居蟹,它们背着大小不一的贝壳、螺壳,甚至是人们丢弃的小瓶子,不紧不慢地在水里爬,一有动静便就地卧倒,成了一个沉默的壳。上上眼疾手快,抓了一只又一只,捧放在手心,见没了动静,寄居蟹就顶着壳运动起来,在手心爬来爬去。

我学着上上,在浅水坑边安静下来,本来沉默下来的寄居蟹沉不住气了,爪子从借来的壳中伸出来,先是小心地动作,接着加快速度,如是去奔

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。我快速伸手,把寄居蟹拿捏得准准的。寄居蟹不知建房,借助外力,也是种本事,借力打力大智慧。沙蟹是我们主要抓捕目标,上上说的“大货”指的就是沙蟹。沙蟹会藏,藏在礁石的缝隙里,躲在一些小石头下,还有直接卧在沙子里。根据这些特性,我们和上上先后发现了沙蟹。上上兴奋,见了沙蟹伸手就抓。蟹是抓住,手也被夹疼,一跳老高地叫。

石缝里藏“大货”,几乎是每道礁石缝里都藏有较大的蟹子,而这蟹子已不完全是沙蟹了。上上先是观察石缝,之后将钳子伸进去,轻轻搅动,蟹子沉不住气,忙从石缝里逃出,正好就被逮个正着。也有不听“招呼”的,狠劲向石缝里钻的,上上不饶过,硬是用钳子把蟹掏出来。我学上上的样子,对着石缝下功夫,老胳膊老腰的还真不行,蟹子没抓到,腰酸疼得早直不起来了。

沙蟹和寄居蟹我们都已抓了不少,赶海的人越来越多,大多和我们一样,带着孩子来体验。海滩有限,适宜赶海的地方不多,很多人抓到了寄居蟹,却抓不到沙蟹。孩子们看上上的战利品羡慕得很,我们鼓动上上分发给没有抓到沙蟹的孩子们。你两只他三只,上上分得乐意、分得认真,分享是件快乐的事,这是抓蟹的副产品。

潮声隆隆,不久涨潮了,我们抓蟹的地方回归了大海,曾陷于隔绝的蟹们,又回归了无垠的海洋世界。需要记上一笔的是,我们抓蟹时,在一礁石的低凹处,发现了一条小鲨鱼,它慌张地摆尾鼓鳃,上上捧起了它,小心地放进海里。鲨鱼在浅水处游来游去,如在示意感谢,但很快还是游入了深水区。

记忆

储钱罐中的童年

石楠

搬家清理抽屉,一个储钱罐沉沉压住了零散杂物。绿漆斑驳得看不出底色,手指拂过,粗粝的凉意直透心底。什么时候把它遗忘在这里了?也许就是某个午后,投币的指尖悬在半空,忽而觉得这动作显出几分孩子气。就在数不清的“叮当”声里,时光悄无声息地带走了那个期待投币的我。

那是只蹲坐的青蛙,鼓胀的肚皮上,荷叶图纹几乎磨平,只余一点淡得发灰的绿。儿时总觉得它那对黑漆点就的眼珠,亮得烫人,像无声的催促:“硬币,快来。”那时的零钱金贵:一块钱能换来两支小布丁,冰渣贴着舌头;五毛钱能买到一张“奥特曼”闪光贴纸,宝贝似的粘在铅笔盒上。每次从母亲掌心接过硬币,小手便汗津津地攥紧,一路小跑到书桌前,踮起脚尖,硬币滑入蛙头顶的缝隙,“叮当”——那脆响才算稳稳托住了雀跃的心跳。

最盼的是“开罐日”。寒暑假伊始,或是生日前,我屏住呼吸,轻轻掀开青蛙腹底那片薄薄的塑料挡板。硬币哗啦倾泻,在掌心堆起小小的凉意:印着国徽的一元硬币,棱角还留着谁的体温;菊花五毛,花瓣轮廓早已模糊不清;一角的硬币边齿几乎磨平,却依然执着地闪着暗淡的银光。盘腿坐在地板上,将它们按面值分堆排开,像点数小小的兵团。数妥了,用厚实的塑料袋仔细裹好。母亲牵着我走向街角的报刊亭。我趴在冰凉的水泥柜台上,踮着脚,一枚枚把硬币推给老板,换来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《阿衰》。若有富余,隔壁饰品店柜台里那支印着最时兴动漫图案的笔,握在手里便能平添几分神气。

那时储钱罐里每进一枚硬币,心尖上的小花朵就胀开一分。同桌曾得意展示他的陶瓷红苹果储钱罐,我回家对着沉默的青蛙低语:“别难过,等我攒够钱,给你粘满会发光的星星贴纸,准比他那个苹果漂亮十倍。”那蹲坐的哑巴青蛙,竟成了童年所有絮絮叨叨心事的收容所。

硬币的叮当声日渐稀疏。手里的零花钱渐渐能买下整本的硬面抄,崭新的纸页散发着陌生而成熟的气息,那一刻,零钱敲击的声响变得轻飘而遥远。压岁红包存入了银行存折,连拆开那刻的红纸窸窣,也失了原本鼓胀的欣喜。青蛙储钱罐被移到书柜的最高层,积攒着灰尘。后来某次,需要凑钱买本厚字典,匆忙翻出它,倒出的硬币却不够付账,看它落寞的样子只觉无用又碍事。它便被塞进旧塑料袋,在阳台的纸箱底一待多年。直到这次迁徙,才在抽屉深处重新触及这份沉坠的过往。

我握紧它摇了摇,内里传来细碎沉闷的磕碰,恍如隔世。掀开挡板,几枚硬币应声滚落,带着旧时光的哑光。一张被折成僵硬的心形的五角纸币,软塌塌地混在中间,边角蜷曲着。午后的光线斜切进窗棂,拂过硬币边缘,细小的金属反光倏然跳动。我听见遥远童年那清亮的“叮当”声骤然击中心房,看见阳光里那个趴在凉席上的小小身影,鼻尖几乎贴着硬币呵气,眼中的光亮盛满了整个下午,甚至能看清睫毛尖跳动的金色微粒。

记忆不过是被岁月藏得更深,如同这些硬币,静静躺在时光的暗格里。在成年的匆忙碾轧下,总有些猝不及防的触碰,让尘封的暖意突然滚落,提醒着那曾经纯粹得发烫的快乐。

硬币和“纸心”被轻轻拢回掌心。我将青蛙储钱罐里外擦拭干净,露出底下一点残余的青釉。它被郑重安放在新书书架上最醒目的一格。若有一天孩子指着它好奇,我会轻抚它圆润的背脊:“这里藏着的,可不只是硬币,还有一个夏天也不会融化的梦啊。”

品议

借口是一块遮羞布

周彪

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借的本义为借进、借出。引伸为假托,如借口、借言。”借口与理由也有所区别。理由,一般是指基于事实或逻辑的合理说明,而借口是一种掩饰真实原因或逃避责任。在现实生活中,常常有些人不作为,或者某件事情做得失败,不是找原因,而是借口。如果你仔细观察发现,人性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一个人如果混得不咋地,平庸或者失败,大多数人都不会主动承认是自己的原因,总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。

贫穷家庭出身的人,混得不好,没能出人头地一般会说:“我们家庭没有背景,朝中无人没官坐。”富人家里的孩子如果没有混到自己想要的阶层,通常会找到:“小时候父母对我太娇惯,舍不得让我吃苦,历练不够。”那些有权有势家里的孩子,如果没能混出人模狗样,又会责怪“父母太老实、太正派,不懂得利用手中权力和方方面面的关系,为我们提供向上爬的云梯。”这是从家庭出身背景上找借口的。

还有一种人既当了官,也爬上了一定位,但他所管辖下的单位很少有像模像样地发展,他治理的地方老百姓幸福指数不升反降。当了不少年的官,换了不少的位,观其一生很少有什么作为,更谈不上取得什么成就了。他们的借口也很充分:不是我不努力,也不是我能力差,而是环境不好、“大势”不顺,没有赶上时代的风口云云。如果我能遇上乱世,说不定也能混个师长、旅长干干。这是庸官混日子的借口。

眼下有一种人,他(她)的名字叫贪官。他(她)们贪污受贿的借口比较一般人的水平高,理由也更奇葩,比如:江苏宿迁市北部有一个面积370多平方公里的骆马湖,也是我国第七大淡水

湖。因为骆马与“落马”同音,从1996年10月宿迁县由县改市以来,9任市委书记4任先后落马,有些官员就怪罪骆马湖名字不吉利。比较搞笑的是,2025年1月14日,原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带队去宿迁市考察工作,居然三天后应声落马,这更增加了一些官员对骆马湖的恐惧了。史载:古代南方某个城市贪官横行,几乎每一任到此为官的人都是两袖清风而来,一屁股屎而走。人们究其原因是该市有一处“贪泉”,凡饮此泉者都会贪婪无比。偏偏有一位真正的廉官不信邪,上任伊始就跑到“贪泉”暴饮一顿,结果自始至终,仍然还是一位廉官。他用实际行动向百姓们证明,贪官在己而不在泉矣,“贪泉”是贪官们的借口而已。

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有两个情节印象深刻。一个是诸葛亮火烧葫芦谷,司马懿父子率军进入葫芦谷,诸葛亮借助有利地形,用大火将司马懿父子困在葫芦谷,眼看司马大军就要藏身火海,偏偏此时天降大雨,将大火扑灭,使司马大军奇迹般地逃脱。对此,诸葛亮并没有反思自己排兵布阵的问题,而是仰天长叹:“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”乍听起来很有道理,若是仔细琢磨只是一种借口而已。另一个情节是庞统在伐蜀的路上遭遇埋伏,身死“落凤坡”,那意思就是庞统之死并不是选错了行军路线,也不是对敌人防范不够,而是命中注定,因为,庞统被称为“凤雏”,走落凤坡犯了禁忌,这分明又是在找借口。

凡事找借口非常容易,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充其量只能寻得一时的心理平衡,为我们的失败找一张遮羞布。可悲的是,我们许多人,一生都在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找借口,却少有主动反省自己。